

November 15, 1963

**Conversation from [Mao Zedong's] Audience with
the Albanian Prosecutor General and Others**

Citation:

"Conversation from [Mao Zedong's] Audience with the Albanian Prosecutor General and Others", November 15, 1963, Wilson Center Digital Archive, Gang er si Wuhan daxue zongbu et al, eds., Mao Zedong sixiang wansui (Long Live Mao Zedong Thought), vol. 5 (1961-1968) (Wuhan, internal circulation, May 1968): 62-65.
<https://wilson-center-digital-archive.dvincitest.com/document/240162>

Summary:

Mao meets with the Albanian Prosecutor General, Aranit Çela, and Sofikli Papavasili, an inspector from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Albanian Party of Labor, during their first visit to China. Among other topics, they discuss the need to wage class struggle and to reform counter-revolutionaries, such as the last Emperor of China, through education. The Chinese Prosecutor General, Zhang Dingcheng, and his deputy, Huang Huoxing, are also present. (Note that the given name of the Chinese Prosecutor General Zhang Dingcheng was redacted due to his being denounced by Red Guard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riginal Language:

Chinese

Contents:

Original Scan
Transcript - Chinese

接見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等的談話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主席：很欢迎同志们。你们来了几天了？

阿拉尼特·切拉（以下简称切拉）：十天了。

主席：走北路来的，还是走南路来的？

切拉：最近是从朝鲜来的，我们在朝鲜住了一个月，在朝鲜是休假。到朝鲜是从北路走的。

主席：他们让你们过？

切拉：让我们经过了，但对我们冷遇。

主席：冷遇啊！請抽烟。（外宾说，不会抽），朝鲜的同志们很好，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

切拉：我们也是这样认为的。

主席：……。这几个月在全世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更加发展了。你们坚决地站隐了立场，并且取得了胜利。你们的国家是被他们包围的。你们对全世界真正的馬克思列宁

主义者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回去时，问候你们的领导同志们好，问候霍查同志、谢胡同志，还有其他同志。

切拉：一定转达。

主席：请喝点茶。除了问候霍查同志、谢胡同志，还有卡博同志、阿利雅、巴卢库等其他同志，也替我转达问候他们。

切拉：一定转达。

主席：你们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切拉：我们今年的收成情况是：去年冬天雨下得多了，造成今年夏收不好；但今年春耕春种搞得很好，所以今年秋收是好的。可以说今年的年成是个好的年成。

索弗克利·巴巴华西里(以下简称巴巴华西里)：今年的气候对我们的秋耕秋种是有利的。

主席：很好。今年我们有点灾，一般说来是增产的。如果没有南边的旱灾和北边的水灾，那今年是个大丰收。去年比前年增产一千万吨。今年有好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不好。

切拉：我们亲的时候，经过布达佩斯。听说那里的人民意见很大，有抱怨情绪。他们今年的收成不好，政府向美国买粮食。我们去的时候，还没有告诉人民，现在也许告诉了。

主席：你们是否最近就要回国？

切拉：现在预定二十六日离开中国。

主席：今天是十五日，还要到外边去？

张××：还要到上海、杭州、广州、昆明，从那里离开中国回去。

主席：好，到那些地方去看看。

切拉：我们将会看到很多东西。你们的同志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主席：交换意见嘛！

切拉：是帮助了我们。

主席：互相交换经验。你们阿尔巴尼亚同志到中国来，中国同志都是很欢迎的。

切拉：我们具体地看到了。虽然在阿尔巴尼亚早已知道你们会欢迎我们的，到这里我们亲眼看到了。

主席：你们是第一次来中国？

切拉：是第一次。

主席：你们两位都是做政法工作的吗？

切拉：不，我是司法工作者，他（指巴巴华西里）是在党中央当视察员。

主席：没有去东北看看？

切拉：时间有限。我们在朝鲜停了一个月，余下的时间就不多了。现在想利用这些时间到中国南方看看。要到中国各个地方都走一趟，这是一件难事。

主席：我刚才从南方回来。南方的秋收还没有完全结束，现在大概差不多了，广东可能还没有收完。你们这次到不到广东去？

黄火星：要去广州。

主席：对付反革命分子，对付贪污浪费分子，单是用行政的办法，法律的办法是不行的，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检察院、法院和公安部门，同党的工作，同群众的工作配合起来，这样比较好一些。比如讲，铺张浪费、贪污分子，一般说靠行政是整不好的，他们就是怕群众。叫做上下夹攻，他们就无路可走了。

要隔几年就整顿一次。即使不是一年一次，几年就要整一次。比如，一个机关，几十人，几百人的机关，过几年就会发生一些问题。我们国家仍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过去十年没有抓这个问题了。从去年起，我们准备用几年的时间，把阶级斗争的问题和其他有关的问题抓一下，不然，就很不好搞。有旧的资产阶级残余存在，又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就是做投机生意的，贪污的等等。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如果现在不整，再过十几年，中国会出修正主义。当然，他们的人数比较是少数，大概百分之几的样子。

我们主要不靠捉人、杀人，主要靠批评教育。但不是说一个也不捉，一个也不杀。对罪大恶极的，罪恶很大，人民群众要求把他们捉起来，就非捉起来不可；有破坏行为，如杀人放火，破坏工厂、破坏桥梁等少数分子。就是那些普通的破坏分子，他们反对社会主义，比如讲，放谣言啊等等，不是严重的破坏分子都不捉，依靠群众来监督他们，在劳动中去改造。看来，这个方法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我们的经验供你们参考，各国的情况不同，你们根据你们的实际情况办事，相信你们会做得更好。司法工作是不容易做的。检察院，法院和公安部门都是专政的工具。

切拉：毛泽东同志，我们同你们的同志谈了些问题，他们还把我们带到北京监狱去看了，他们向我们介绍了很多情况。我们感到你们教育人的工作做得很出色。

主席：不是每个地方都做得好的。

切拉：也可能你们的工作还有缺点，但基础是正确的。

主席：就是用教育的方法改造人。

巴巴华西里：对于你们用的这种方法，感到受益不少。

主席：第一条，我们要相信群众；第二条，就是这些反革命分子是劳动力。如果把他们捉起来，杀掉，他们的家庭和生产队就丧失了这些劳动力。第三条，对于他们的子女不好做工作，他们的子女要恨我们。所以，用教育的方法来改造，就可以避免了。我们相信依靠群众是可以把他们教育改造好的，他们又是一些劳动力，可以参加社会生产。这样又可以做好他们的子女和家属的工作，使他们不恨我们。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地方的工作都做得好。有那么一些同志性急，喜欢用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动不动就把人抓起来或者要求把他杀掉。我们这些同志是把矛盾上交，从下面交到上面来。把矛盾上交的方法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上面不好处理，还不如放在群众中间，一面教育，一面让他们劳动好。至于有少数分子，你们不是看了北京监狱吗？那是要抓起来的，但也是采取教育的方法进行改造。

他们看了哪个监狱？

黄火星：北京市的监狱。

主席：那些人有没有工作做吗？

黄火星：那里有塑料厂、鞋厂、袜厂等等。

主席：他们学了技术，放出去以后好劳动。

切拉：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很对的。我们国家的劳改营里也有些劳动，但没有你们开展得这样广泛。我们监狱的工作是薄弱的，虽然，在我们监狱中关的人很少，是那些非常危险的分子。尽管这样，对这种人还是采取教育的方法。

主席：对！我们第一要相信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的条件下

下，一般说是可以把人改造过来的。只有个别人改造不过来。那也不要紧，刑期满了放回去，有破坏活动就再捉回来。有的放出去一次，他照样破坏；放二次，他再破坏；放三次，他再要破坏。是有这样的人，那我们只好把他长期养下去，把他关在监狱的工厂工作。或者把他们家属也搬来，有些刑满了不愿意回去的就在家属也接来。

张××：刑满了可以把家属搬来，安置就业。

主席：对，就是安置就业。有些人是自己不愿意回去的，因为回到当地名誉不好，他在这里已经有很多熟人了，这样就可以把他的家属也搬来，等于迁居了。这样的也不少。

黄火星：北京市那个监狱，也有就业的，有四百多人。

主席：我们把一个皇帝也改造得差不多了。

切拉：我们听说过，他叫溥仪。

主席：我在这里见过他。他现在有五十九岁了，他现在有职业了，听说还重新结了婚。

切拉：听说他还写了本书，叫《我的前半生》。

主席：现在这本书还没有公开发行。我们觉得他这本书写得不怎么好。他把自己说得太坏了，好象一切责任都是他的。其实，应当说这是一种社会制度下的一种情况。在那样的旧的社会制度下产生这样一个皇帝，那是合乎情理的。不过对这个人，我们也还要看。

谈到这里好不好。现在让我们照相吧！

接见阿尔巴尼亚总检察长等的谈话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五日)

主席：很欢迎同志们。你们来了几天了？

阿拉尼特·切拉（以下简称切拉）：十天了。

主席：走北路来的，还是走南路来的？

切拉：最近是从朝鲜来的，我们住朝鲜住了一个月，在朝鲜是休假。到朝鲜是从北路走的。

主席：他们让你们过？

切拉：让我们经过了，但对我们冷遇。

主席：冷遇啊！请抽烟。（外宾说，不会抽），朝鲜的同志们很好，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好。

切拉：我们也是这样认为的。

主席：这几个月在全世界，反对修正主义斗争更加发展了。你们坚决地站稳了立场，并且取得了胜利。你们的国家是被他们包围的。你们对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回去时，问候你们的领导同志们好，问候霍查同志、谢胡同志，还有其他同志。

切拉：一定转达。

主席：请喝点茶。除了问候霍查同志、谢胡同志，还有卡博同志、阿利雅、巴卢库等其他同志，也替我转达问候他们。

切拉：一定转达。

主席：你们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切拉：我们今年的收成情况是：去年冬天雨下得多了，造成今年夏收不好；但今年春耕春种搞的好，所以今年秋收是好的。可以说今年的年成是个好的年成。

索弗克利·巴巴华西里（以下简称巴巴华西里）：今年的气候对我们的秋耕秋种是有利的。

主席：很好。今年我们有点灾，一般说来是增产的。如果没有南边的旱灾和北边的水灾，那今年是个大丰收。去年比前年增产一千万吨。今年有好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农业不好。

切拉：我们来的时候，经过布达佩斯。听说那里的人民意见很大，有抱怨情绪。他们今年的收成不好，政府向美国买粮食。我们去的时候，还没有告诉人民，现在也许告诉了。

主席：你们是否最近就要回国？

切拉：现在预定二十六日离开中国。

主席：今天是十五日，还要到外边去2

张××：还要到上海、杭州、广州、昆明，从那里离开中国回去。

主席：好，到那些地方去看看。

切拉：我们将会看到很多东西。你们的同志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主席：交换意见嘛。

切拉：是帮助了我们。

主席：互相交换经验。你们阿尔巴尼亚同志到中同来，中国同志都是很欢迎的。

切拉：我们具体地看到了。虽然在阿尔巴尼亚早已知道你们会欢迎我们的，到这里我们亲眼看到了。

主席：你们是第一次来中国？

切拉：是第一次。

主席：你们两位都是做政法工作的吗？

切拉：不，我是司法工作者，他（指巴巴华西里）是在党中央当视察员。

主席：没有去东北看看？

切拉：时间有限。我们在朝鲜停了一个月，余下的时间就不多了。现在想利用这些时间到中国南方看看。要到中国各个地方都走一趟，这是一件难事。

主席：我刚才从南方回来。南方的秋收还没有完全结束，现在大概差不多了，广东可能还没有收完。你们这次到不到广东去？

黄火星：要去广州。

主席：对付反革命分子，对付贪污浪费分子，单是用行政的办法，法律的办法是不行的，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检察院、法院和公安部门，同党的工作，同群众的工作配合起来，这样比较好一些。比如讲，铺张浪费、贪污分子，一般说靠行政是整不好的，他们就是怕群众。叫做上下夹攻，他们就无路可走了。

要隔几年就整顿一次。即使不是一年一次，几年就要整一次。比如，一个机关，几十人、几百人的机关，过几年就会发生一些问题。我们国家仍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阶级斗争。我们过去十年没有抓这个问题了。从去年起，我们准备用几年的时间，把阶级斗争的问题和其他有关的问题抓一下，不然，就很不好搞。有旧的资产阶级残余存在，又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就是做投机生意的，贪污的等等。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如果现在不整，再过十几年，中国会出修正主义。当然，他们的人数比较是少数，大概百分之几的样子。

我们主要不靠捉人、杀人，主要靠批评教育。但不是说一个也不捉，一个也不杀。

对罪大恶极的，罪恶很大，人民群众要求把他们捉起来，就非捉起来不可；有破坏行为，如杀人放火，破坏工厂、破坏桥梁等少数分子。就是那些普通的破坏分子，他们反对社会主义，比如讲，放谣言啊等等，不是严重的破坏分子都不捉，依靠群众来监督他们，在劳动中去改造。看来，这个方法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我们的经验供你们参考，各国的情况不同，你们根据你们的实际情况办事，相信你们会做得更好。

司法工作是不容易做的。检察院，法院和公安部门都是专政的工具。

切拉：毛泽东同志，我们同你们的同志谈了些问题，他们还把我们带到北京监狱去看了，他们向我们介绍了很多情况。我们感到你们教育人的工作做得很出色。

主席：不是每个地方都做得好的。

切拉：也可能你们的工作还有缺点，但基础是正确的。

主席：就是用教育的方法改造人。

巴巴华西里：对于你们用的这种方法，感到受益不少。

主席：第一条，我们要相信群众；第二条，就是这些反革命分子是劳动力。如果把他们捉起来，杀掉，他们的家庭和生产队就丧失了这些劳动力。第二条，对于他们的子女不好做工作，他们的子女要恨我们。所以，用教育的方法来改造，就可以避免了。我们相信依靠群众是可以把他们教育改造好的，他们又是一些劳动力，可以参加社会生产。这样又可以做好他们的子女和家属的工作，使他们不恨我们。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地方的工作都做得好。有那么一些同志性急，喜欢用简单的方法解决问题。动不动就把人抓起来或者要求把他杀掉。我们这些同志是把矛盾上交，从下面交到上面来。把矛盾上交的方法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上面不好处理，还不如放在群众中间，一面教育，一面让他们劳动好。至于有少数分子，你们不是看了北京监狱吗？那是要抓起来的，但也是采取教育的方法进行改造。

他们看了哪个监狱？

黄火星：北京市的监狱。

主席：那些人有没有工作做吗？

黄火星：那里有塑料厂、鞋厂、袜厂等等。

主席：他们学了技术，放出去以后好劳动。

切拉：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很对的。我们国家的劳改营里也有些劳动，但没有你们开展得这样广泛。我们监狱的工作是薄弱的，虽然，在我们监狱中关的人很少，是那些非常危险的分子。尽管这样，对这种人还是采取教育的方法。

主席：对！我们第一要相信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一般说是可以把人改造过来的。只有个别人改造不过来。那也不要紧，刑期满了放回去，有破坏活动就再捉回来。有的放出去一次，他照样破坏；放二次，他再破坏；放三次，他再要破坏。是有这样的人，那我们只好把他长期养下去，把他关在监狱的工厂工作。或者把他们家属也搬来，有些刑满了不愿意回去的就在家属也接来。

张××：刑满了可以把家属搬来，安置就业。

主席：对，就是安置就业。有些人是自己不愿意回去的，因为回到当地名誉不好，他在这里已经有很多熟人了，这样就可以把他的家属也搬来，等于迁居了。这样的也不少。

黄火星：北京市那个监狱，也有就业的，有四百多人。

主席：我们把一个皇帝也改造得差不多了。

切拉：我们听说过，他叫溥仪。

主席：我在这里见过他。他现在有五十几岁了，他现在有职业了，听说还重新结了婚。

切拉：听说他还写了本书，叫《我的前半生》。

主席：现在这本书还没有公开发行。我们觉得他这木书写得不怎么好。他把自己说得太坏了，好像一切责任都是他的。其实，应当说这是一种社会制度下的一种情况。在那样的旧的社会制度下产生这样一个皇帝，那是合乎情理的。不过对这个人，我们也还要看。

谈到这里好不好。现在让我们照相吧！